

南部非洲的動亂

葡屬安哥拉的民族主義運動

金 神 保

自大西洋濱的剛果河口至印度洋濱的羅吳馬（Rovuma）河口以南的非洲大陸，其面積廣達二百零一萬三千多平方英里，人口約為四千一百萬，其中三千四百萬為黑種非洲人，兩百五十萬至三百萬為混血種及亞洲人，四百五十萬為歐洲種的白人，但是這不到五百萬的白人却統治了一百七十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和近三千五百萬的非洲人與混血種人，白人控制的地域，其政治區劃有南非聯邦，羅德西亞，西南非洲（South West Africa），和葡萄牙稱之為海外省的兩處殖民地：莫三比克（Mozambique）與安哥拉（Angola），獨立的非洲人的國家僅有賴索托、史瓦濟蘭，和波扎拿三國，無論在幅員、人口、資源及經濟價值上均不足與白人所控制的廣大地區相提並論。

這片白人控制的非洲大陸，近十年來一直為國際輿論焦點之一，也為每屆聯合國大會中發言最多、討論最烈的議題之一，更成為國際共黨在非洲滲透與顛覆的主要對象，實際上，它已成為國際社會中一個充滿着危機與動盪的嚴重地區，這種危機在未來將會是有增無減，一個中東式或越南式的局面遲早終將出現。筆者擬對此地區的現況與動亂作一介紹與分析，以供關心國際問題人士之參考。

六〇年最後一次戶口普查的統計為四百八十三萬餘人，其中白人十七萬三千人，混血種（Mestícos）五萬三千餘人，非洲人四百六十萬四千餘人，而非洲人中有三萬八千人為同化人（Assimilados），在文化上為葡萄牙所同化，而在社會和政治上也享有和葡人同等的地位。由於一九六一年以後葡萄牙政府的積極推行移民政策和增加駐軍的結果，目前白人人口估計約增至二十五萬，混血種人口自也相對的增加。

葡萄牙人到達安哥拉是在十五世紀初期，而對當地作形式上的統治也近五百年，是在非洲殖民歷史最長久的國家。但非洲最長的革命戰爭也在這裏發生。戰爭以一九六一年二月的武裝暴動為開端，至今已進入了第十一年，不停的戰事亦許仍要延續到另一個十年或二十年。

一九六一年只是個起點，在此之前，社會已是不安，葡萄牙的統治和對安哥拉開發的忽視，使部分非洲知識分子和白人都不滿，一些政治結社便因之而起，公開的或默示的都表示他們欲早日終止葡萄牙的統治。一九六一年後，這些組織中的分子，一部分轉入地下活動，一部分則以國外為其基地，而從事游擊戰。實際上，他們武裝行動的成就，遠不如他們在國際上的宣傳活動來得大。雖然，安哥拉的嚴重情勢將會有增無減，但非洲人的民族運動團體至今仍有其未克服的困難，無論在組織、領導、成員、和財源都非常脆弱。更嚴重的是和絕大多數的非洲民族運動組織一樣，它們未能和廣大的人民羣衆結合，而內部又勾心鬥角，爭權奪利，及部落偏見的普遍存在，不足以應付政治鬥爭。

除了這些在非洲「革命」組織中常見的現象外，在葡屬非洲各地的政治剛果，是葡萄牙最大的一個海外省，比母國大約十四倍。全省人口，據一九

一、在非洲人中，同化人與土著（indigends）的思想與目的不盡相同，彼此間有相當差距，難以結合為一共同奮鬥體。

二、混血種人地位和態度更為微妙莫測，他們的感情時而傾向白人，時而傾向黑人，而他們的雄心壯志，在黑白兩處都時有受挫，此處受壓便轉而投向彼處。

三、白人中的少數共產黨人參與在這些民族運動團體及混血種人中，並積極從事種種活動。

四、白種移民中相當大的部分人士為自治運動支持分子，他們意欲脫離里斯本而高度自治，甚而最後取得獨立地位，當然，出發點是絕對的為白種移民本身利益着想，而非為非洲土著着想，基本上是反民族主義運動，排斥非洲人的，對內在維持殖民統治，對外在擺脫中央政府的束縛，而求自治。

五、自社會學角度看，民族運動最缺乏的是領導人物，非洲人中受過良好教育的幹才，目前相當的少，這少數分子平日與羣衆脫節，既不了解羣衆，就不能號召羣衆。傳統部落中的領導人物如酋長等，雖能號召其部落人民，但缺少領導現代民族運動所需的知識與訓練。

III

安哥拉與亞非國家的情況相同的，是政治不安與民族主義思想的產生都來自較現代化的都會地區，而最初開始從事有組織的政治活動的，也是一批受過新式教育的知識分子，整個背景並無若何特異之處，但值得注意的，是它直接受共黨的影響較深。

安哥拉民族主義思想久已存在，並非由葡萄牙共產黨所倡導的，但它却為民族運動提供了所需要的領導人物、組織活動方法、和財務支持。

葡共最早是滲透在一些合法的政治組織如非洲國民聯盟（Liga Nacional Africana）等中活動。到一九四八年，安哥拉已有三個主要左翼團體：葡共安哥拉聯委會（Comitê Federal Angolano do Partido Comunista Português）、黑色安哥拉（Angola Negra），及安哥拉青年反殖民帝國主義鬥爭委員會（Comissão de Luta das Juventudes Contra o Imperialismo Colonial em Angola），積極從事組訓在安哥拉或在葡萄牙讀書

的同化人和混血種青年，同時亦煽動對葡萄牙統治的反抗。

一九五二年，三組織合併為安哥拉解放委員會（Conselho de Libertação de Angola），一九五五年十月，解放委員會撤消，歸併入正式成立的安哥拉共產黨（Partido Comunista de Angola）組織，但是由於組織力量仍薄弱，而主要領導人物如尼圖（Agostinho Neto）在葡國獄中，安德拉第（Mário de Andrade）流亡在法國，因之無法積極活動。同時，也由於它與蘇俄的關係，而使民族主義運動人士對之表示疑懼。

次年十二月，安共中部分青年知識分子與一些其他較小黨派聯合組織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Movimento Popular de Libertação de Angola，MPLA），自此便一直為安哥拉民族主義運動的一個主要政治組織。

成立後的人民解放運動因受當局的禁止，僅能從事祕密活動。一九五八年年底葡國大選時，人民解放運動與其他政治組織趁機煽動非人反對殖民統治，而為當局所忌，次年三月，多數首腦人物即遭政府拘捕，漏網者設法逃赴國外，在巴黎成立總部，推舉安德拉第為主席，克魯茲（Viriato da Cruz）為書記長。一九六〇年一月，當第二屆全非人民大會預定在突尼斯集會時，人民解放運動乃與其他葡屬非洲的政治團體聯合組織葡屬殖民地非洲國民獨立革命陣線（Frente Revolucionária Africana para a Independência Nacional das Colônias Portuguesas FRAIN），安德拉第當選為主席，同時，人民解放運動主要幹部拉雷（Lucio Lara）以革命陣線代表身份在幾內亞首都康納克里設立辦事處，加強與非洲左翼傾向國家的聯繫。

另外一些政治團體是以部落為基礎的，其成立不是受共黨或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地方色彩濃厚，可說是真正「非洲人」的獨立運動。這類組織中以安哥拉人民同盟（União das Populações de Angola UPA）力量最大，也最為重要。

人民同盟的前身為巴康果（Bakongo）族的部落結社組織，該族信仰新教人民在一九五四年結合成立北安哥拉人民同盟（União das Populações do Norte de Angola UPNA）以謀爭取族內新王選舉，但一九五五年的選舉却因葡萄牙當局的支持天主教徒而失敗，新王於一九五七年又去世，葡萄牙當局竟中止補選。北安人民同盟無法與殖民當局對抗，而組織總部所在地的比屬剛果當局又對之多方限制，只有尋求外界援助。一九五八年，北安人

民同盟領袖李加克（Barros Nakaka）外甥羅伯度（Holden Roberto）一係紀念一英浸信會教士而命名者）得美國非洲委員會（American Committee on Africa）的協助，開始國際宣傳旅行。是年十二月，羅伯度參加了在迦納首都阿克拉舉行的第一屆全非人民會議。在與各方接觸後，羅伯度決意擴大組織的目標，而以全安哥拉的獨立為奮鬥中心，同時也將組織改名為安哥拉人民同盟。羅伯度的組織很快的得到一些非洲國家的支持，尤其是雷堡市剛果的支持更為重要，在實際行動方面，羅伯度開始自僑居在剛果的巴康果族人着手組織武裝力量。

在國際的支持中，最重要的是來自美國，由於美國非洲委員會等機構的安排，羅伯度曾於一九六一年在美國作了幾度很成功的旅行演說，另一方面，甘迺迪政府亦正擬採取一項積極的對非政策，決定對非共黨分子的真正非洲民族主義領袖予以協助，據美國官方的研判，羅伯度是正統民族主義者，與共黨毫無淵源，因之，美國的支持，即使不在物質方面，最少在道義方面是相當可觀的。

人民同盟的國際聲譽因一九六一年三月的武裝暴動更形高漲，使總部遠在康納克里的人民解放運動感到有採取同樣積極行動的必要，因之，於是年十月將總部遷至雷堡市，以便就近組織武裝力量。

從一九五九年起，人民解放運動就一直提議與人民同盟合組統一陣線，但屢次都遭羅伯度拒絕，拒絕的主要原因是羅伯度不願與和共黨有關係的人物合作，此外，協助羅伯度工作的美國黑人對混血種人與知識分子的不信賴亦是一有力因素。

一九六一年三月，人民同盟與另一小黨安哥拉民主黨（Partido Democrático Angolano, PDA）合併組安哥拉民族解放陣線（Frente Nacional de Libertação de Angola, FNL），並隨即成立一「流亡」政府，稱安哥拉流亡革命政府（Governo Revolucionário de Angola no Exílio, GRAE）

，以羅伯度為總理。而是年七月，倪圖自里斯本獄中逃出抵達雷堡市，隨即着手改組人民解放運動，十二月，自任主席，一方面加強武裝暴動，一方面積極爭取國際支持。兩個主要的民族運動黨派便從此由意見不合，而變為對立競爭。

兩派的鬥爭似乎成了一九六二年後安哥拉民族運動史的主要部分，無論

其實際力量和國際支持都互有消長。一九六三年，新成立的非洲團結組織採納了它所組織的調解委員會的建議，承認流亡革命政府，並要求雷堡市剛果政府禁止人民解放運動活動。但次年六月的非洲團結組織首長會議又恢復對人民解放運動的承認。一九六五年在阿克拉召開的亞非團結組織大會更將流亡革命政府除名，而代之以人民解放運動。而愈來愈為激進派國家所影響的非洲團結組織也於一九六八年撤消對流亡政府的承認，反之，人民解放運動因布市剛果政府愈趨左傾而得更大的方便與協助。

同時兩派的內部也都發生了叛離分裂活動，一九六三年夏，人民解放運動中親中共的克魯茲一派，因中蘇共的分裂而與黨內其他領袖人物發生摩擦，乃宣佈退出組織，同時採取投機態度加入流亡革命政府，結果乃有一九六四及一九六五年人民解放運動內部的流血「整黨」事件的產生。而流亡革命政府外交部長沙文比（Jonas Savimbi）於一九六四年和組織的決裂，不僅是民族解放陣線方面的損失，同時也使人民解放運動的領導受到威脅。

沙文比為出生在新里斯本（Mova Lisboa）的奧文班都族（Ovimbundu）人，畢業於洛桑大學（University of Lousanne），據謂是一有才華、有領導能力，且不腐化的傑出人物。他脫離革命政府後曾圖加入人民解放運動，但為所拒，於是決意自組黨派，同時，此時桑比亞已獨立，乃利用桑比亞作根據地，並且與中共接觸，遣送人員赴中國大陸接受游擊訓練。沙文比的新黨稱安哥拉完全獨立國家同盟（União Nacional para a Independência Total de Angola, UNITA），於一九六六年三月成立，其構成分子主要有三部分：一為原屬民族解放陣線中奧文班都族的激進分子，二為安哥拉全國學生聯盟（União Nacional dos Estudantes Angolanos）屬下的國外留學生，三為在桑比亞及卡坦加（Katanga）礦區工作的安哥拉工人。國家同盟的興起，使得本已複雜的安哥拉民族運動形勢更為混淆。

四

安哥拉的有組織暴動是始於一九六一年，是年三月十五日，經安哥拉人民同盟籌劃與佈署，北安哥拉地區的非洲人同時起事，對白人農莊作有計劃的攻擊，暴亂地區廣達兩百五十多英里，亂事一直到是年年底方告平靜，而民族運動分子乃轉為游擊活動。

一九六四年，人民解放運動也不甘後人，首先在剛果河北的卡丙達（Cabinda）發動攻擊，同時也在安哥拉北部活動。

一九六六年三月，當國家同盟在桑比亞成立，並擬自桑比亞境內對安哥拉東部各地進攻時，人民解放運動也隨之在桑比亞設立總部開闢第三戰場。

目前，三派的形勢是如此：

一、安哥拉流亡革命政府主要的游擊活動地區為北部的卡丙達、寨里（Zaire）、維吉（Uige）、北孔沙（Cuanza-Norte）、羅安達（Luanda）

，與馬南塞（Malanje）等行政區，但除在鄧波族（Dembo）地區及西北部山區外，似乎均無內陸游擊基地，多自剛果邊境游動進擊。

雖然非洲團結組織對羅伯度的支持不熱心，但影響不大，因為非洲團結組織下的解放委員會能提供的協助本就有限，而莫布杜總統及一些溫和派非洲國家仍對羅伯度予以支持。

除此之外，羅伯度尚有三個有利條件：一是在剛果境內的巴康果難民人數最多，可提供需要的兵源和最低限度的金錢；二是羅伯度本人自小在剛果長大，對當地情形熟悉，能把握局勢作有利運用；三是能控制近剛果邊境各地區，極有利於作游擊運動。而它的弱點是未能擺脫部落色彩而發展為全地區性運動，同時，組織的本身也仍缺少足夠有才識的領導幹部，以從事民族革命事業。

二、人民解放運動目前號稱已建立五個「軍區」，一、在鄧波族地區，二、在卡丙達，三、在摩西哥（Moxico）行政區，四、在龍達（Lunda）和馬南塞行政區，五、在貝衣（Bie）行政區。但事實上，第一處受羅伯度的控制難以發展，第二處因葡軍清剿甚力，尤其是油田開發後，鎮壓力更加強，游擊隊活動非常困難，因之，只有希望在後三個區發展。

解放運動面臨的情勢非常艱難：要阻止革命政府的爭奪，要消除國家同盟的勢力，要取得桑比亞政府的支持，要克服部落主義的阻力，要應付殖民政府與特別警察（PIDE）的破壞，戰場上要準備葡萄牙特種部隊的突擊，佔領區內要取得人民同情，能克服這些困難，才有希望建立行政組織。

東部地區有利的情形是無白種墾民，活動較為容易，但却有另一白色敵人，即為南非聯邦，南非為本身安全着想，對此地動亂非常關心，南非的空軍和邊防部隊實際上已參與東部邊境巡邏與對付游擊隊。

更基本的是東部地區非常落後，即使佔領該地，也不足提供足夠的經濟力量以支持西進的戰鬥，距革命建國的目標仍很遙遠。

三、安哥拉獨立全國同盟目前宣稱已掌握摩西哥、龍達、貝衣等部分地區。唯一有利條件是奧文班都的部落感情，但在東部難以運用，而中共的支持仍是一不可靠的因素。更困難的是要面對兩大強力黨派的權力鬥爭。

五

有四百多年歷史的葡萄牙在安哥拉的殖民統治現已面臨威脅，但是民族主義運動的力量仍然十分脆弱，不足以使葡萄牙本國政府或由白種移民所掌握的安哥拉政府就範，如果共產集團國家全面介入參與的話，勢必將引發一場越南式的戰爭，但這種可能性不大，因為目前的民族運動黨都不能與北越或「南越解放陣線」相比，而且安哥拉東部的條件也比不上北越。因之，未來安哥拉的變動，最大的可能是來自葡國本土或安哥拉當地的內部變化。

如果葡國的當政者決定放棄殖民地，在軍人勢力高漲的葡國政局中，阿爾及利亞問題有例在先，這樣的中央政府勢難免為軍人推翻，即使不致推翻，二十多萬的白種移民勢不干休，第二個羅德西亞或將出現。

無疑的，安哥拉的獨立是遲早不能避免的，但究竟將採取何種形態，目前實難預料，要能公平合理符合各種族的期望，需要有高度政治氣度和手腕的政治家來處理。儘管今日非洲人的力量仍薄弱，但少數統治多數終非合理現象，而一九六一年後殖民政府的種種改革方案，使非洲人在受教育和經濟活動上有更多的機會。這一批批自學校湧出的非洲青年，勢將成為安哥拉前途的一個重要決定因素。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印行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印行

歷史寫下了答案

——「共產黨宣言」一二〇年

著者：尹

慶俊

耀才